

沈氏三君 四月

# 婦女立功讀本



膠東新華書店編印

# 目 錄

## 第一部分 時局

蔣賊開始走下坡路了

## 第二部分 婦女現在的工作

## 第三部分 婦女立功榜樣

一、「要搶山頂，就得堅決！」

二、王淑君沒有了顧慮

三、日日夜夜

四、她教育好了他

五、「咱再不敢輕看婦女了！」

六、「我也能幹男人活了」

七、給軍屬當閨女

八、紅星獎章

九、在立功中她轉變了

十、在反法西斯戰爭中

蘇聯婦女對國家的供獻

## 蔣賊開始走下坡路了

胡宗南部下三三五旅，被西北人民解放軍乾脆消滅以後，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這次大捷的社論，題目是：「戰局的轉折點。」意思是說：戰局從這裏要轉變了。社論首先指出：一三五旅的被殲滅，說明胡宗南已開始走下坡路了。這是爲甚麼呢？胡宗南攻延安，集中了十六個旅的兵力；佔了延安以後，又集中兵力，到處亂鑽，隊伍每次出發，完全輕裝，只帶一點乾糧。行起軍來，隊伍擺成長寬三四十里的方陣，只走山頂，不敢走下路，天天跑路，夜夜露營，一天走他二三十里路。據俘虜談，這是國防部的新戰術。胡宗南這樣搞法，結果怎樣呢？第一：佔領一些地盤以後，不能不分出一部份兵力去担任守備，因此，他所能夠集中的兵力，就越來越少，比方說：進攻延安，用十四個旅，進攻延長延川，用十一個旅，進攻瓦窯堡用九個旅，進攻蟠龍時，用八個旅，這次向安定和瓦窯堡進攻，只能用八個旅，在一三五旅被殲滅以後，恐怕每次只能集中七個旅了。第二：兵力一分散，被咱殲滅的機會就更多了。第三：因爲邊區人民備戰搞的好，胡宗南的隊伍，像瞎子一樣，到處撲空，白天武裝大遊行，晚上幾萬人集中大露營。第四：因爲缺少糧食，士兵疲乏，隊伍裏開小差和害病的天天加多，一個月裏頭，一個連，多的跑掉一半多，少的也跑掉三分之一，士兵情緒，低落的真快。反過來再看陝甘



(南)

常邊區的軍民，就完全相反，游擊戰打的轟轟烈烈，殲敵的辦法，越來越熟練，隊伍是越打越強大了。

從一三五旅的被殲滅，說明蔣家國防部的新戰術，是不頂事的，也說明胡軍戰鬥力下降，我軍戰鬥力上漲。已經到了一個轉變關頭，胡宗南從這往下要走下坡路了，不論他攻也好，守也好，都是死路一條。陝北解放軍就拿自己現在的力量，滿可以打敗胡宗南。

社論接着指出：西北戰場的從這以後要轉變，全國戰局也要跟着大轉變。這又是爲甚麼呢？因爲胡宗南，是蔣介石最後的一張牌，蔣介石在趕走中央聯絡人員，決心最後破裂以後，完全靠胡宗南的軍隊替他呼隆一陣，可是今天這個最後希望，也已經靠不住了。西北戰場的轉變，是在解放軍在有的戰場上，已經佔了上風，有的戰場上，快要佔上風的情況下發生的，全國戰局，從這裡要起變化。從四月份開始的兩三個月以裡，蔣軍將要由攻勢轉到守勢，咱們就要由守勢轉成攻勢，也就是說：咱們快要爬上山頂，趕蔣介石下山了。特別在晉南、豫北、石家莊周圍的勝利，大大發展以後，蔣介石他們那一伙，就垮的更加會快起來。

## 婦女現在的工作

蔣介石現在已經開始滾坡了，這是值得咱們多麼高興哪，但是咱們也不要忘掉，癩狗臨死還要咬幾口。因此，我們現在還要加倍努力，才能早早搶上山頂，進行全面反攻，爭取愛國自衛戰爭早日勝利。

那麼現在咱們怎樣努力呢？主要的應作那些工作？

一、要保證前線的勝利，咱們一定要做好支前工作，像推磨軋碾，燒水做飯，做鞋縫衣，照顧傷號，這些工作不光作，還要作得好，作得快，滿足戰爭要求。

二、要抓緊時間復查，查甚麼？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土地改革不徹底的村子還要再檢查一下，設法使他徹底，也就是說：檢查一下，咱村子裏土地改革的果實，如果還有沒分的，就需要馬上分給群眾；如果仍有封建地主惡霸土地仍沒歸還農民，就需要發動群眾，堅決向他們要回來，分給農民；如果有的富農還有封建尾巴（就是封建剝削），就要堅決把他這一尾巴割掉；如果有的村幹部或少數農民存在着多分好地等現象，也需要馬上動員他們克服這個毛病，將多分的好地拿出來，分給群眾。總而言之，只若在全地改革中還有進行不徹底的或明分暗不分的地方，都需要想法討論研究，使土地改革進行得徹底，以達到「耕者有其田」，以求得徹底翻身。現在男人忙着出快，咱們婦女更要決心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完成這個任務，同時，也只有這樣，前方同志才能安心為戰爭服務。這是爭取愛國自衛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

三、要努力生產立功，今年生產又重要又艱巨，村子裏很多男人參軍出快上前方，

因此，咱們婦女的担子就重了，每個婦女都要學會做莊稼的本領，老年婦女要在家看孩子紡花織布，青年和壯年婦女就要參加田野勞動。現在有許許多多村莊婦女都組織起來參加大生產了。

四、婦女要學習管理村政，坐鎮後方，替出男子好參戰和生產。現在許許多多村婦女，在村裡當村政副幹部，都是值得咱們學習的。

## 「要搶山頂，就得堅決！」

——支前榜樣——

雲峰

一連運了三天糧，每天都是八十里的路程。她的脚上本來磨起了不少的泡，第三天回來的時候又被「叫驢」踢了一蹄，走起道來一瘸一歪，很是吃累。這時有人問她痛不痛，她說：「說不痛是胡弄人，可是要打垮大漢奸蔣介石的進攻，還能不能吃點苦？」

晚飯後，區上來通知要她贈送十二個盆、八口鍋、二百個碗……：明天上午六時送到區公所。她聽了這消息，馬上去打聽青婦隊長這回怎麼個送法，青婦隊長告訴了她說：「村長的意見是說最好叫牲口歇歇好送糞，這裡近邊，可發動人去送。她一聽高興的要命，隨口說：『釘釘鞋好跟脚。』」青婦隊長見她的腿腫得像冰坭一般，告訴她說：「這回不讓你去！」她也不說甚麼跑回了家。

第二天傍明天，她像一個大公雞一般這家叫叫，那家叫叫，把她的同伴都叫出來了。

她和瑞芸兩個抬的四口鍋、十個碗、兩個麵桶。八十多斤重，壓得扁担忽閃忽閃的，發咯吱咯的直叫，但她却昂着頭，晃動着肩，動溜溜的搶在別人前頭往前直躡。

她和瑞芸一溜煙抬到一條寬寬的大河邊，河上只有一半架着板橋，另一半是貼水面並架着兩條胳膊粗的樹枝，空行人過這樣橋也得十分小心，若抬着東西歪歪扭扭的那就非落水不行。可是怎麼辦呢？回去扛板現搭橋怕耽誤了隊伍做飯吃，豁上這麼過吧？又得往水裏掉。這時天還是很冷，河裡還有冰。人們想了半天，還是都「抓撒」了手。這時她向身邊的瑞芸說道：「要搶山頂就得堅決！」說着脫去襪子鞋，瑞芸也很快脫下，接着瑞芳、瑞芝……都想脫，她說「俺脫了您就不脫吧，耽誤不了事了就不必大家都遭罪。」岸上的人，望着她兩個踏破了玻璃般的薄冰，冷水浸到到膝蓋，誰也止不住直抖冷顫，身起雞皮，她倆却像忘了寒冷，把十三抬零三挑東西一趟一趟的抬過去，然後又站在河裏讓別人搭着她的肩一個一個的架過去，直到完了才走出水去。

趕到剛弄完踏上岸，人們「哄」的圍上來，用手握她的腳，用兩條大腿夾住她的腳，更有的掀起襖襟揀着她的腳貼到自己的肚皮上，這些手、腿、肚皮、都是熱烘烘的。

「堅決向瑞卿學習！下勁支前立功勞！」

「堅決學習瑞卿、瑞芸遭罪在前，享福在後的精神！」

「積極支前、生產，早早打垮蔣賊的進攻！」  
「……………」  
河沿上響起了一片雷似的喊聲。

## 日日夜夜

宮少堅

### 一、立功爬山頂，誰還講價錢

緊急的被服任務，佈置到夏村區各個村莊。  
大批的棉花，發下來，需要現軋、現紡、現織，要求的是：盡量在最短期間完成任務，讓前線將士早日換上新軍裝。

夏村區各村的婦女都在爭着完成這一任務：搬的搬，軋的軋，紡的紡……………。日日夜夜緊張的忙碌起來。

爐上村青婦隊員劉秀欽等熱心得連飯都顧不得吃，晚上她們帶燈軋到大半夜，天一閃亮就鑽到軋花屋裡去，一氣軋到天黑，抽空回家吃點冷飯。她們不僅不嫌累，而且幹得歡天喜地。別人問她織一個布多少錢時，她們說：「立功爬山頂，誰還講價錢，現在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俺要把一切力量貢獻給前線呀！……………」

在動員會上，她們提出了響亮的支前立功口號：「要把限期五十天完成的十八個大

布，提前四十天完成，保證還是頭等布。

## 二、把擔架掩了

夏村西村青婦隊員們爲了和民兵爭着抬担架，都把担架拿家去掩藏起來了，一面派人輪流在村頭瞭望着。有時她們還跑上縣政府要求：來了担架可要找俺抬呀！

果然，那一天，村裡來了一抬担架，等民兵跑來，她們早就穩穩沈沈的抬着走了。回來都高興的說：「好好瞭望着，來了就抬着走，咱們在立功當中非趕上民兵不行！」

## 王淑君沒有了顧慮

——關於婦女參加田野勞動後，穿衣服問題解決的辦法——

淑君家過日子的規矩是：閨女、媳婦除了給家庭幹活，其餘時間是自己「抓」着穿，穿不了，就個人攢積個小「梯起」。可是參加了田野勞動，婦女的紡織時間，自然就短了，紡織的東西少了，賺錢也就少了。因此，她越想越沒有幹頭，生產情緒越低落。一天她向媽媽提出：「叫俺參加互助組，給俺哥、嫂做了營生，耽誤俺「抓」錢，你得管俺穿呀！」真是「沒有不透風的牆，話說了以後，三五天就傳到她嫂子耳朵裏。嫂子氣得甚麼似的，好幾次想找因由和她吵架，都沒趕上合適，可巧，一天傍黑，她伴子從山裡來家，問他母親要蔥白，就「餅子吃，嫂子就趁這機會罵起來：「瞎你媽×眼，

做點營生有功勳，要惹白吃，誰也沒在家裡閑着，你自己愛去放風！」

她一聽不對勁，就問：「你罵誰？是好樣的指出名來，不要指雞罵狗的！」

「我就說你，怎麼的？」嫂子也抖擻着說。

「房子，地是您的，又是給您幹的活，還沒問您要穿，倒找起我的事來！」

姑、嫂二人，慢一句緊一句，誰也不讓誰，越吵氣越大，越說聲越高，媽媽去罵她：「死冤家，還不該做？……」她像要吃了媽媽一般，說：「該做？」兒的江山，閨女的飯店，我做一點也是多做的，若論起該做，就是您媳婦才該做！」媽媽叫她一炮打回去，鄰居們也沒法插嘴了。幸虧幾個青婦隊員，推的推，拉的拉，把她推了出去，才算了結了這場吵鬧。

婦教會上認爲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便馬上召開幹部會來研究這問題。研究的結果，大家一致認爲：

一、在思想上的，她姑、嫂一個共同的缺點，是不明白婦女參加田野生產，多打糧食，就是支援前線，打勝了仗，才能不遭二查罪，婦女才能徹底解放。除了這一點外，她嫂子還不認識她參加田野生產對自己家有直接的利益，誰參加了就是進步的表現。在她還不認識婦女參加田野生產就可進一步從經濟上自主，也不知道婦女同樣有繼承權。

二、解決這問題的辦法，是先根據她們的思想情況進行教育，說明道理，打通思想

動員她家庭幫助她一部份穿，她掙的分也歸家庭所有，她自己也可抽着空紡織，這樣，她既支援了前線，又增加了家庭生產。因此，家庭也需要管她穿。這樣以來就能夠打破了她在生產中的穿衣服顧慮。

問題解決了以後，她和家庭進一步的和睦了，她也愉快的幹着活。

## 她教育好了他

——婦女改造了丈夫的榜樣——

梁淑春出嫁，是去當後老婆，家裡有兒子、媳婦、婆婆、丈夫。丈夫不成材，種着六畝地，養着五口家，該餉的不餉，該鋤的不鋤。那時趙保原在他那裏，還沒興開叫「二流子」，人家都叫他「郎當神」。

做「郎當神」，毛病當然不會少：喝酒、賭錢。梁淑春是個正派婦女，看不慣這模樣，就磨破了嘴的勸。可是說輕了，他不理；說重了，就是一場打。幾年的光景，六畝地折登的一乾二淨。

這裏解放了後，他窮極生瘋，就開始找老婆的差，到處嘍嘍着：要跟老婆打離婚。有些人不了解情況，都說：

「當後老婆的，還有個好，她光顧她自己啦……」

丈夫有了外面的聲援，在家的勢力更大了，動不動就摔盆摔碗，威脅梁淑春。

梁淑春看出來：這個家，交給「窮神」當，大家的三尺腸子，只有餓着二尺半；要想自己當家，只有自己大把的往家抓錢。

她修理好了織布機，就開始織布了。頭一個月，織了八個布，再到集上去賣，賺了錢，養活一家五口。她勸她丈夫的方式，也不用嘴了；她在集上賣了布後，差不多都帶回一點好吃的，給她丈夫吃。

前年，她織了一年布，置下了七畝地，契約把在自己手裏，丈夫雖然懶，有了地，也多少去刨幾棵，另外還買了一個老驢。

去年一年，她織布掙的錢，就成了堆了。看看老驢幹活不行，就賣了一萬八千，又添了二萬五千，買了一個好驢，交給了丈夫種莊稼。

小日子，眼看就支持不下去，如今添了七畝好地，一個好驢，就有個盼頭了。

梁淑春在家裏有了威信，說話也中聽，出個道兒甚麼的，家裏的人，只看她的嘴皮動彈。加上新社會，有毛病的人，不論怎樣掩飾，也能露馬脚，她的丈夫就弄的到處碰釘子，差點從團體刷洗下去。

丈夫走頭無路，梁淑春才又勸他織機，他看看，不幹活是不行了，織布總比種莊稼鬆快，風吹不着，雨打不着，他織布了。真是「一人一條心，餓斷脖喉筋；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小日子過起來了。

梁淑春在家倒線，做穗，刷機，趕集，丈夫就專門織機。丈夫嘗着了勞動的滋味，一時不織機，手就癢癢。梁淑春向他說：

「掙了錢，除了墊補吃穿和擁軍以外，咱倆個平分吧！」

丈夫說：「我不要，都給你。只要每集割點肉給我吃，就行啦。」

「好，只要你能這樣幹，掙了錢，除了擁軍，不改善生活幹甚麼？」

梁淑春當了家，家整理好了。她到了村裏，組織紡織組，回了娘家，組織紡織組，把她織布發家的經過，告訴人家，人家信了，這兩個村子的紡織組，在她的推動下，慢慢的成立起來了。

## 「咱再不敢輕看婦女了」

阿辛

青婦小隊，都管蓋淑欣叫「老蓋」。本來，今年四十二歲了，眼角上早有了皺，還不該老麼？可是老蓋却不服老，她比那個都年青呢。

誰要瞧不起婦女，她才有意見啦，人家和她開玩笑說：「老蓋，你不用幹，你們婦女終久翻不了身！」她就紅着臉和人家頂：「不要驕傲，幹起來，甚麼也不能起你們：」

……  
她參加了婦教會，幹甚麼都瞎不了她。不想婦教會要組織青婦小隊，老蓋的年紀過

了火，給剩下了，老蓋感覺得不是滋味，想：自己比她們，還少個鼻子麼？爲甚麼我就不能幹？她找了青婦小隊去商議，要求參加青婦小隊。話沒說完，大家都嘻嘻哈哈的笑了，你一言，我一語，好一頓的奚落，最後才向她說正經的：

「老蓋，說正經的，參加青婦小隊，早晨跑操，晚上挑水；來了傷號，還得抬担架……你這樣老人，能行嗎？」

她說：「你看看，你可把我瞧扁啦。你們能幹，我就能幹！」

好，大家准許了他參加。

老蓋小的時候是童養媳，從小人家沒拿她當人待，一雙脚，包的像苞米。可是這倒便利了她，給軍屬挑水，人家挑一担，她能挑兩担。人家都說：她若不是腳小，能頂着天打轉轉。

她給軍屬幹營生，向來不算計，特別和這些青年婦女在一起，嘻嘻哈哈，又說又笑，營生就變成了遊戲。一般青年婦女，忘了老蓋的年紀，都覺得她是自己的姊妹。

今年，青年小伙子都到了前線，不只是擁軍優軍是青婦小隊的事，連田野勞動，也大顯身手了。一開春，莊稼活兒動了，要兩天工夫，把所有圈裡的糞，完全清到糞場去。

她領着五個青年婦女，借了一個抬筐，佔了兩家軍屬的糞圈。各教會長去說：「老蓋，給你加上個農教會員吧？」

老蓋說：「加農教會員，得找年青的；我們不要老年人。」

「我參加你這組好麼？」

於是各教會長下圈置棄，老蓋五個人就抬，她一個讓了四個人，老蓋還沒熊。各教會長放下飯，從圈裏跳出來說：「拿來，我和老蓋抬！」

老蓋說：「好，我非叫你們認識認識我們青婦小隊不可！」

一氣抬了四十多筐，各教會長熊了，放下扁担說：「咱再不敢輕看婦女了……」

## 克服了害羞思想

### 樣樣都幹的有成績

——春芝參加田野勞動故事——

雲 峰

春芝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婦隊員。當她爹在世的時候，外面買賣發財，家裏人口又少，化錢有錢化，種地有長工。一家人不勞動還吃香喝辣的，誰能瞧得起勞動呢？後來，因為在蔣記漢奸——趙保原的統治下，誰家有錢，就給加上個「通匪」的罪名捉去要錢，她爹因為向趙保原講理被殺了頭。從此，她家裏過着苦難的日子。在這些苦難的日子裡，她雖然也跟媽媽去採過幾次樹葉、野菜，在她覺得這是多年就有的老規矩。

解放了以後，她家裏也得了救濟，得到了土地，她有了本錢織布，家裏也有了糧米

下鍋，一家人感謝毛主席。可是，「擴了瘡疤忘了痛」，剛剛有了飯吃，上級號召婦女參加國野生產，她思想却不通了。她想「上山下泊，又和男人們「合和」在一塊，像甚麼樣子？」別人去說服動員她，她說：「在家裏織布還不是生產？」

三月十二日，村報上登出了一段數板：

大家支前又生產，

就她自己不動彈。

老鄉們，

忽說這樣人，

多麼不體面？」

接着，腔裏的人你也唸咕我也唱，小學生還跟在春芝腕後唱。她想：「怎麼腔的人都望我使勁？」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再執拗下去是沒有好處的。爲了不吃「眼前虧」，第二天她跟人家上了山。

說起上山是多麼難爲人呀！不去吧？怕人家瞧不起。去吧？怎麼扛着傢伙由街上走呢？她愁了半天，忽然想出辦法。就是：不和別人一塊走，自己拐上扁擔慢騰騰的獨個兒走着，有時也轉道回家躲開大街。那知越怕人的事情越擋不住人眼，不出兩三天，小組長就發現了她這個毛病，於是就「將過去比現在，從她本身聯系到自衛戰爭」幫助她

打通了思想。

五天以後，春芝轉變了，她在村民大會上檢討了自己：

「……我現在明白了參加田野生產就是支援前線，好好支前才能給俺爹報仇，才能不遭二查罪。以前上山，來家都是拐着扁筐，或轉道不走大街，到了山裏又幹着發冤，回家走到睨頭總是拿小鏡照臉上有沒有泥，頭髮亂不亂，這都是認爲參加田野生產是恥辱才犯了這毛病。現在我想開了，只有不參加田野生產才是恥辱，只有覺得參加田野生產是恥辱的人才恥辱的。參加田野生產是沒人見笑的，是光榮的。我今後下決心好好參加田野生產。不是做的活，我要向人家學習，沒有力氣我要慢慢練習。我不依賴有男人做就不用我了，男人還沒出發支前，我也不依賴。動不動悲觀和依賴男人都是不對的。」

會後的第十天，村報上又登出：

「……………」

春芝呀，好樣的，

轉變的快，值得學習，

上山幹活下潑力。

輕活重活都能幹，

樣樣都幹的有成績，

再不依賴男子漢，

再不輕看她自己。

只有這樣的，

才是好婦女。」

## 『我也能幹男人活了』

——學習田野勞動的體會——

均 之

說實話，我爹過去是從心眼看不起閨女，他老覺得養個閨女，是「麵裏的青頭」，有了不嫌多，沒有不嫌少。所以我一生下來，就沒拿我當個人待，俺爹說來，我死了，他至多不過賠上一把乾草。可是我呢，命性根子壯，沒有死，一天一天地長起來，民主政府一來，我參加了青婦小隊，還當了小隊長。

去年，村裏的青年，差不多都參了軍。今年一開春，村裏就動員生產互助，又動員年輕的婦女，參加田野勞動，這就是考驗我們青婦隊的時候了。那天大會上，我說的很多，我說：

「青年小伙子上了前線，後方的生產，主要的力量，就得靠着俺們青年婦女……」我看看俺爹，他只蹲在牆根上，把臉掉在一邊，不住地吃烟，樣子是瞧不起我們。俺爹從小唸了幾年書，不很頑固，莊稼活幹的很好，就是驕傲，他看不起的人，連正眼也不看；說起話來，老是帶刺。我記得那天散會回了家，他的鬍子，驕傲地翹在鼻子尖上，話也不知道是向誰發的：

「現如今的瘦子，甚麼都行。哼，不着個子矮，她們能頂着天打轉轉！……」

媽媽不知道他說的甚麼，也不一定是向她說的，她當然不放聲；我聽了，雖然明知他是說給我聽的，可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我也是個不讓人的，越尋思越氣，氣的好一頓哭。哭够了想一想，爲甚麼俺爹瞧不起我們呢？我慢慢地想通了：俺爹的作風，是跟我們兩樣的，他是幹了不一定說，我們是說了不一定幹。

從此我說話少了，我要幹個樣給他看看。我把俺爹輕看我們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青婦隊員，她們都一致地表示：今後說到哪，就做到哪，只許做了不說，不許說了不做。

好拾糞了，我們組織了五個拾糞組，先拾軍屬的，後拾自己的。俺家是軍屬，她們說先拾俺家的。要是往日，我們一到了誰家，就像一群家雀子，吵吵起來沒有完；這會子到了俺家，一點動靜也沒有，我挽挽褲腿，就下了糞坑。

沒有半頭晌，我們一組五個人，人不知鬼不覺，就把一坑糞拾到街上了。我們關上了坑門，掃淨了院子，拍光了糞堆，管甚麼都拾掇的熨熨貼貼的了，我們才到了另一家軍屬家去。

我回家吃晌飯的時候，看見俺爹在院子裏，朝着糞坑奇怪起來，他問俺媽說：

「誰給把糞拾啦？」

俺媽說：

「日頭從西出來啦，慫閨女領着一起閨女子，沒聲沒息地，就給拍出去了。」  
俺爹聽了，半天沒放聲，臉上可掛着笑。我以爲這一下子，他可賓服我們了，誰想才不那樣啦，他最後鼻子哼了一聲，驕傲地說：

「哼！幹稻罕，湊熱鬧，幹常了就不行啦！你當莊稼活容易麼？這裡邊的學問，說起來可真是無窮無盡……」

他把我們的功勞，一下子抹煞，就念起他的「莊稼經」了。我聽了，嘴裏沒說甚麼，心裏却說：你不用驕傲，準有那麼一天，你會賓服我們的。

好送糞了，俺爹的互助組才整理好。這一組一共四家，五個老頭子，一個半大的孩子，活是幹不了的。我要求參加到裏邊，俺爹頭一個驕傲起來，沒瞧得起；趕到提到組裏，四個老頭子，就一齊驕傲起來了。

有的說：「看你那把骨頭吧，像個大蝦米！」

有的說：「說話麼，你够一百分；幹莊稼活，你就倒貼分也不行！」

有的說：「咱們不用幹了，叫青婦小隊頂了……」

總之，叫他們瞧扁了。我看看他們驕傲的，真是「豆腐掉在灰裏」，吹不得打不得。  
我說：「我試一下好不好？大家說成，再算分，加入互助組。」大家馬馬虎虎答應了。

自從參加了田野勞動，我的營生，老跑在他們前面，雖然吃了一些苦，可也學會了

做莊稼的許多本領，並且也幹出了一些成績。試了一個星期，大家都說「成」，我加入了互助組，劃了六分。

說也奇怪，這五個驕傲的老頭子，對於我的態度，一天兩樣似一天：俺爹對我不再驕傲，也會和我正面地談個話了。有一天，開小組檢討會，我說了話，我說：

「過去舊社會的制度，壓迫婦女，輕看婦女，把婦女弄得只會做飯給男人吃，做衣裳給男人穿；其實婦女，也有腿，也有胳膊，和男人一樣，爲甚麼不能和男人一樣幹活呢？今天青年小伙子，上了前線，我還是這樣說：滿有信心把他們留下的工作，擔負起來。」接着我又批評他們：「咱們也不要驕傲，也不要保守，我們青婦小隊，到了互助組，就甘心當小學生，當小徒弟。有不會的地方，你們要指導；會了，你們要督促。大家一條心，把後方的生產做好，支援前線，不是大家都好麼？……」

一篇話，把他們說的直點頭。我看看俺爹，他蹲在牆根上，不住地吃烟，可是他的臉沒有掉在一邊，樣子也不是甚麼瞧不起了。

一個老頭子停了停，就好像想起了甚麼似地，向他的伙伴說：

「這不是，談起了這事，我得首先檢討我自己：過去，我確實瞧不起這幫青婦小隊，覺得她們只會說，幹起來就不行了；現在咱才知道，人家一點也不熊起咱們。」

其餘的四個，一面抽着烟，一面說：

「是，是，是。」

我聽着笑了，知道他們對我的態度，基本上改變了。

## 給軍屬當好閨女

阿辛

于瑞英，是五龍縣韶格莊的青婦隊員，今年才十八歲，長的輕輕生生的，幹甚麼都搶頭。自從提出來立功後，她幹優軍工作特別好，她常說：「男同志在前線，流血流汗的。咱在家裡不好好擁軍，還行麼？我能扔了自己的營生，也要先給軍屬家幹」。

村裏有一家軍屬，媽媽、閨女、媳婦三口，都得了瘟病。于瑞英到她家去一看，哼呀呀的，躺了一炕。她坐在炕沿上，問了問情形，就說：

「大媽，你不要害愁，我天天來給你做飯就是啦。」

「哎呀纔啊，我這個病傳染人呀！」

「傳染人我不怕，怎麼那麼巧就傳染上……」

又問了問三個病人喜歡吃甚麼飯，大媽一絲沒兩氣的說：「窮人家，還能吃口好的？餅子，地瓜，就算得好飯哪。」

于瑞英一打聽，大媽家裏一點細糧也沒有，她便安慰三個病人，好好養病。她到了村政府去反映，馬上就領了十幾斤小麥，她找了一個伙伴，拿到磨上，很快的小麥就變成白麵。

趕到晌午，于瑞英就從鍋裡盛出來熱騰騰的白麵湯，端到三個病人的嘴邊。大媽爬起身來，一看碗裏，就驚奇的問：

「糞呀，這是那裡來的白麵？」

「這是你自己的，村政府來慰勞的，十幾斤，你吃吧！」

媽媽、閨女、媳婦，和她非親非故，叫她這樣侍前侍後的，都不過意，于瑞英又體貼的和她們說：「您不要不安心，大家還不應當侍候你麼？大哥在前線上打反動派，還不是爲了大家！」

大媽吃了飯，躺在炕上，于瑞英就接着時候，跑來做飯，問她們喜歡吃甚麼。她知道病人嘴饞，除了椗個湯啦，切個麵條啦以外，還頓頓做點菜，叫病人吃的高興。

白菜蔥啦，油兒醬啦，缺了甚麼，她就跑回家去要，要的次數多了，她嫂子不願意，她就從家裡「偷」一點出來。

晚上，爲了要侍候病人，就睡在病人的炕頭上。病人睡不着，她就陪着他們拉呱，大媽感激的說：「當個軍屬，真是光榮，你們青婦小隊，對待我，比個媽還要好，親生的閨女，不見得就這樣關心我……」

病人病了兩個多月，她就侍候了兩個多月，病慢慢的好了，都下了炕，她還是去做飯，怕她們幹活使犯了病。她對待軍屬，真是體貼的萬分周到。

## 紅 星 獎 章（武老二）

姜明琛

——于淑芳立了一等功的故事——

說萊陽，道萊陽，  
萊西有個史格莊；  
史格莊，于淑芳，  
她是青婦小隊長。  
淑芳今年十八歲，  
十二歲就跟着父親把泊上。  
自從她父親死去了，  
困難的生活她擔當：  
一面上泊去幹活，  
還給三個小妹做衣裳。  
自從日本投了降，  
她的村莊被解放；  
共產黨領導翻了身，

生活一天比一天強。  
淑芳的工作真積極，  
村中選她擔任青婦小隊長。  
她的功績有多大，  
聽我把事情報端詳：  
動員青年去參軍，  
先就動員她未婚的郎；  
回頭動員她嫂子，  
勸她哥哥上戰場；  
兩件事情都成功，  
人人把她來讚揚；  
她苦口婆心來動員，  
十五名小伙子上前方。

哎！這件大事可不得了，  
全村婦女受影響；  
青婦隊員都着急，  
跟着三個動員未婚郎。  
這些事情且不說，  
再說淑芳優軍工作強  
她不是空口說空話，  
而是實際行動有榜樣，  
自己冬天不穿棉褲，  
把棉花送給軍屬老大娘；  
有天晚上下大雪，  
她給軍屬把院子掃的光；  
一天到晚不閑着，  
幫助幹活成天的忙。  
村中軍屬受感動，  
都說比她兒郎在家強。  
子弟兵圍在她院住，

釘鞋補襪洗衣裳；  
並且動員子弟兵團，  
殺敵立功保家鄉。  
她推着車子運糧草，  
動員大家支援前方。  
淑芳的工作真全面，  
武勞結合實在強；  
埋地雷扔手榴彈，  
領導之十二個青婦練武忙。  
又把老婆組織起，  
每兩天把課來講一講。  
膠東評她是一等功；  
給她一個紅星獎章，  
淑芳這樣的模範，  
誰見了她誰不讚揚？  
這就是說立功行行出狀元，  
立了功勞美名揚。

## 在立功中她轉變了

——關於婦女加強戰爭觀念問題——

傅淑珍，是個身體很壯實的織布女工。過去，她在私人廠子裏，雖然也增了資，參加了工會，可是廠方是私人的，沒有工作制度，分工也不好，甚麼活都幹，一天幹到晚。

那時她真是個鄉下婦女，小手小脚的，一個錢看得比銅盆還大。趕上到了區工會開會，人家發言都洶洶湧湧的，她却像小老鼠似的躲着，不聲也不響。

有一次，是動員獻金支援前方吧，因為她們廠子裡，也不學習，更不懂得時局，也不了解爲甚麼要獻金，只是看見別人幾百幾百的往上獻。她在心裡惦念了半天，不獻似乎不大好看，獻了又捨不得，沒法子，她狠狠心，獻了幾十元，人家也沒說甚麼。

可是她心裏却難過了好幾天，她想：留着這幾十元，買個頭卡子、針啦，那有多麼好呢！如今獻出去了，這不和擦錢打「水澎澎」一樣麼？

去年十月，她到了新興紡織廠，雖然是個熟練的織布工人了，可是一見這個大場面，自己却避避落落的，不大伸張。這裡每天晚上，有兩小時的學習，她看看別的女工，站起來國事、廠事，都能發表一套，自己却甚麼也不懂，她開始羨慕別的工人，她也

開始恨過去的廠子，爲甚麼不像公家的廠子這樣領導呢？

這次廠子開展立功運動，抓緊了思想教育這一個環節，集體教育，個別教育，傅淑珍開朗了，她想：可也是呀，男同志在前方流血流汗，還不講價錢；自己幹這麼點活，風吹不着，雨打不着，再不立功，可真是沒有良心啦！再說立功還是爲的別人嗎？她認識問題很慢，一旦認識了，却也牢固，她沒有怎麼多說，也沒有怎麼分析，可是人家都覺得她變了。別人只看見她起的特別早，去拿飯，向來不計較。別人又看見她，每月比過去多織了兩疋布。

廠子裡展開了節約獻金、支援前線運動，她站起來發話，把自己的薪糧，從一百多斤，降低到六十斤，並且每月再拿出二十斤來支援前線。此外呢？她把幾個月積蓄的三千元錢，一次都獻上去了。

她認識到：打不出反動派去，不但是工人的利益保不住，連生命也保不住；打出了反動派去，工人才能保住飯碗，才能保住永遠過好日子。她不大喜歡講話，誰問起了她的思想是怎麼轉變的，她只是說：

「男同志在前線上流血，還不講價錢呢！自己幹這麼點活，幹出來支援前線，還不應當麼？」

##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

### 蘇聯婦女對國家的供獻

蘇聯還沒跟德國打仗的時候，史大林在集體農民大會上，就這樣說過：「婦女是集體農場裏邊的巨大力量……」

蘇德戰爭一開始，集體農場的青年男子，加入了紅軍，紅軍都到了前線，後方的生產工作，就落在婦女手裏。千百萬紅軍的食糧，須要婦女來供給，各種工廠的原料，須要婦女來供給，甚至於運輸工作，也得靠着婦女。

蘇聯的運輸事業，是挺發達的，全國的鐵路，密得好像蜘蛛網，運武器、給養……都可以用火車。可是開火車的人也早和農民一樣的加入紅軍了，剩下這個缺，蘇聯婦女也接了手。

可是她們沒有怕困難，很快的學會了技術，堆成山的糧食，武器，上了火車，火車被婦女開到前方去了。她們保證：前方用甚麼，她們就能運到甚麼。

工廠，礦洞的工人，參加了紅軍，也剩下了一大堆工作，這也沒吓倒蘇聯婦女，她們只是接過來幹，開礦就開礦，採石油就採石油。下了礦洞去採礦，這工作却不容易，

叫男人來做，也是很吃力的，何況婦女？可是她們叫愛國的熱情，和擊敗敵人的願望鼓舞着，下了礦洞採礦了，而且做的很好。趕到德國鬼子投降的那年（一九四五年），蘇聯已經有幾千名婦女，成了開礦的專門工作者，她們一面工作着，一面開始訓練新的礦工了。

全國的燒柴，也是由婦女來供給。阿爾汗有一個砍柴的婦女叫波羅美斯卡雅，曾經這樣說：

「現在我變成一個砍柴的了。據說這是男人的專門工作，這說法並不對。現在男人專門工作，是打仗；後方的一切工作，應該說都是婦女的專門工作。……」

她的工作成績，比過去男人的還要好，過去男人每天伐四立方公尺的木柴，現在她每天伐六立方公尺了。

除了勞動工作外，蘇聯婦女，也擔任農場的主席，也擔任農作隊的隊長，也擔任牲畜和乳產農場的經理。她們在各種工作的崗位上，考驗了一下，只要有了信心，肯下勁幹，在後方幹甚麼也不比男人的成績低。

前方、後方，一齊努力，蘇聯的紅軍，終於從史大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德國法西斯到底投降了。前方的紅軍有功，後方的婦女也有功，蘇聯國家，贈給有功的婦女的勳章，稱號是很多的，有的叫「母親英雄」，有的是「母親獎章」，有的是「母性之光」……

（完）

72210  
17

類別 文學  
翻印收書  
NO. 8559

類別 文學  
項目 松濤集  
號碼 14

### 婦女立功讀本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版五千册

定價

支店：

出版者：膠東新華書店  
發行者：膠東新華書店  
分店：烟台、北海（黃縣）、東海（嶗山）、南海（萊東）、西海（平北）

威海、龍口、石島、乳山、萊西、榮成、文登、牟平、海陽、煙台、招遠、乳山、棲霞、北掖、昌南、昌北、元

類別  
項目  
號碼